

中國方志叢書·第八十八號

據清同治八年
清世宗重刊
本撰影印

福建省

寧化縣志

(全)

成文出版社印行



10097219

中華民國五十六年十二月壹一版

寧化縣志

全一冊

定價：新台幣二八〇元正

發行人：黃成助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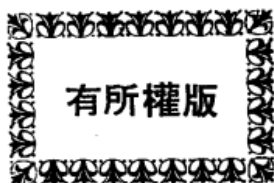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一〇號
電話：九二二〇一〇

印刷者：正大印製廠

三重市長生街二號之一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臺業字第一一四七號



版權所有

新學
社
PDG

中國方志叢書導言

論方志在史籍中的地位及功用

論我國史籍的源流，要以尚書和春秋最古。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有六經皆史的说法，認為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是先王的政典。龔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認為六經是周史的宗子。易經是卜筮的史，書經是記言的史，春秋是記事的史。國風是史官採自民間的詩而要付之司樂的，雅頌是史官採自士大夫的，禮記是一代的律令，皆歸史官守藏。這樣看來，都是與史有緣的。參證後來把會典、通典、通考各種專記律令文獻的著作，也例入史籍，適足說明我們要研究社會全面文化的時候，自然會擴大史料的徵集範圍。否則，只能局限在政治史的小圈子裡。無論如何，依今日圖書分類愈趨精密的眼光來看，尚書和春秋，總該是上古的珍貴史籍。

自從漢代司馬遷作史記，班固父子作漢書，一般人的觀念中便有經和史的分辨。魏晉南北朝以至唐初，私家修史的風氣大開，詩賦雜說，論著更多，彙存的書籍越來越豐富。本來根據內容把圖書分類列為七略，到了晉時又有四部的劃分。把兵書、方技、術數併入子部，詩賦歸入集部，成為經、史、子、集四部。這種分類的意義，好像是說，經是民族的大本原，史是社會文化發展的跡象，子是個人發掘的理性，集是個人自由精神的感情表現。經史高高在上，冥冥中鑄成東方文化注重通貫綜合的學術精神特色，只求互相涵攝並存，蔑視抽象的分派對立，技藝在學術上不被尊重，於是文人學士把經史纏在一起，甚至文史也弄得分拆不開。一直傳沿到清代乾隆開館重整四庫，分類仍然照舊，史部中羅列了十五類子目，而方志只有一五〇種。史籍雖然很多，後人却終不能整編歸納成一部完備而有系統的中國通史和文化史。試看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在方志考稿序中嘆道：「吾國人之不能認識了解吾民族性者蓋有由矣，無真史故也。史不能明全體社會活動之迹，而徒措意於一二人之殊功美行，亦猶乎吾曹今日但知環吾左右者之思想行動大抵相同，而不知距吾曹稍遠者其思想行動乃膠附於數百千年之前而少所變也。」又余紹宋也在方志考稿序三中慨說：「今者國史之業，既無專司，而著作體裁亦宜畧變。必當參用通志之例，廣載各地方社會情形，而不能偏重於中央政治，乃事理之當然，亦時勢所必至，若是則有賴於方志者益多。近世以來，政治凌夷，雖屢變而不能中理合度協於人情，國事乖輓，職是之由。」這樣看來，我國累存的史料確是不少，可惜史學研究上還待重行檢討哩！

唐宋以來，史籍的編纂却也演進許多，官修的演化為編年體的皇家實錄、紀傳體的正史、有關禮法的會典、偏重地理的方志；私修的也有紀傳體的正史、別史、編年體的通鑑、以事爲綱的紀事本末、屬於典志的通考、通典專史，體裁和內容都有進步。史學上也誕生了兩位傑出人物。一位是唐代的劉知幾（六六一—七二一），他取諸家所作的史籍，闡明義例，商榷利弊，遺存傳世的有史通一書，獨具評論性。另一位是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曾爲和州、永清、亳州修志，又做過畢沅的幕僚，修纂湖北通志。他是重視方志，親歷其事，而又提出具體建議的第一人。這兩位皆是值得推崇的史學碩彥。

人類自從有了時間觀念，再也斬不斷過去、現在、未來的鎖鏈，這是歷史興趣的根源。有了空間觀念，又渴求地理的知識。生活演進，使文物制度日漸繁複。歷史的探討便由幾何直線擴展到橫面的伸展。中國的土地大，人口多，山川氣候不同，先前的交通遠不及近日方便，更容易形成地方特色。只憑少數人編纂的國史，顯然不能囊括各地的社會全盤現象。地方志隨時代前進，倡於明代，盛於清代，現已成爲史籍中的要角了。這便是我們要介紹方志的緣由。

方志自從明代提倡編纂，清代便昌盛起來。托庇於國學首先注重經史，再加文史素來兼顧的餘輝，早年館庫所收的方志，皆有特定的水準。其實，在政府的通令鼓勵下，各地主纂方志的，莫不兢兢業業，收集的史料，皆是可資信實的，並不限於官府的藏本。據朱士嘉統計：清代編成的地方志有四、六五五種，康熙間完成一、二八六種，乾隆間又有一、〇二四種；直隸最多，有四〇三種，四川、江西、山東、河南、陝西、浙江皆各有三百種以上。他在一九三〇年統計我國方志便有四、九一二種，一九三五年統計總數爲五、八三二種，九三、二三七卷，一九三八年又查知七三〇種，一九五八年再查知七〇〇種。這樣，總數就達到七、二六二種。比起正史來，卷帙浩繁，真不是任何人可以憑他一生精力而能全部瀏覽一遍的。但是我們原也不必去做那種迂事。祇要知道這是歷史方面還未開發的山林，可以發掘的寶藏很多。現在試依顧頡剛在中國地方志綜錄序引述的一般方志紀事要目如下：地理——沿革、疆域、面積、分野；政治——建置、職官、兵備、大事記；經濟——戶口、田賦、物產、關稅；社會——風俗、方言、寺觀、祥異；文獻——人物、藝文、金石、古蹟；便知方志內容廣泛，而且它的取材，來自檔案、函札、碑碣，是很可信實的。真正說「以校正史，則正史顯其粗疏」而已。這是說地方志在數量和內容方面也成爲史籍中的要角。

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出版方志考稿，賅括江蘇、河北、山東、河南、山西、遼寧、吉林、黑龍江八省的方志，一一列明了纂修年月、纂修人姓名、舊志沿革、卷數目次，並且辨體例，評得失，尤其注意特殊史料，是輔導研讀方志的文獻。此外，民二十年故宮所藏方志編目刊行，二十二年國立北平圖書館承京師圖書館和北海圖書館合併之後，藏有方志三千八百餘種，也編有目錄。

二十三年朱士嘉編中國地方志綜錄，羅列了五千多種。朱士嘉在北平所見的不過三千種，後又訪得上海涵芬樓直省志目，徐家匯天主堂藏書、金陵大學、南洋中學、中山大學諸書目，並知王綬珊藏有一千多種，又索得美國國會圖書館方志簡目、日本內閣文庫、宮內省圖書寮、日本帝國圖書館等志目，遂完成了蔚為大觀的綜錄。令人驚異的是國外的巴黎和越南的遠東圖書館、美國哈佛大學也藏有我國的方志，國內的教會校館更對方志發生興趣，這個時代的中西史學精神也就可以窺見一斑。

我國昔日的史家似乎拘束於史料的體例形式，精神已墮入治亂衰替的循環律陷坑，偏重政治史的小圈子，不敢放胆解釋人性各方面活動史實，但是今日經過科學洗禮以後，我們要弄清楚幾點：(一)憑藉文字和古物研究歷史，並不能使過去的事實完全再現，再說每件歷史事實皆有它的特殊面，能使它再現的，僅是倚靠我的經驗和直覺。(二)科學可以捉住相同的事物，正因為我能控制它的再現，可以求出它的共相和通性或定理、定律，但是史學上就不簡單了，我們要儘量注意它的特殊面。(三)現代史學在政治、經濟、社會、宗教、藝術以至文學方面應有廣泛的研討。(四)歷史研究者須有哲學的氣質，參用科學的方法，獲取藝術的成果。(五)對史實的特殊相若不加以解釋，只能做一個史料收藏家，算不得是真正的歷史學者。

我們現在應該知道，中國歷史在傳統的史籍以外，方志是有地域性的，另外還有一種家譜是氏族性的史料。這方志與家譜，足可幫助史家分別根據人、時、地、物四個因素來研究事態的始末，展開嶄新的歷史敘述。為了適應時代需要，樹立清晰而有系統的概念，我們把選印本方志叢書的範疇，暫定為鄉、縣、府、郡、行政區的地方史，及各種叙一物一事的專志等（如瀘水志、廬山志）。

明清以來，方志成為地方官參照施政的要覽。若說依據方志便能瞭解該地的全情，未免過於誇張，所以研讀方志只能說有助於瞭解一地的過去情況，提供歷史專題研究的翔實資料，而且要從多種方志去探求同一節目，效果就高得多，現在把方志的功用，試述幾個實例如下：

- (1) 朱彝尊日下舊聞，陸心源宋史翼，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大多係由各種方志取材。
- (2) 陳垣的元人也里可溫考，據至順鎮江志而作。
- (3) 張亮丞菲律賓賓史上的李馬奔 (Limahong) 真人考，據閩粵方志而成。
- (4) 日人桑原隲藏作蒲壽庚事蹟，援引閩粵方志多種。
- (5) 日人加藤繁中國經濟史考證，何炳棣中國人口論，皆據很多方志的資料。

(6) 專從物產而言：乾隆時豐潤縣志記載扇子本為朝鮮進貢大臣隨員售來民間，但品級低劣，不為一般人喜愛，豐潤人利用竹枝、風景、花鳥畫改良後，風行一時。這是涉及朝貢而又有興趣的史料。又如何炳棣曾利用方志研究中國的早熟稻種。

(7) 元李好文長安志圖，詳載如何利用水力。很多方志皆有河工、灌溉、築堤的經費、徵工等資料，可供稽考。

(8) 地方賦役的負擔，也可從方志比較輕重。

(9) 往日的的水陸交通、驛站距離，也可查知考證。

(10) 鄉村市集、地方商業、對外貿易、典當、礦業，皆可在方志查考。蘇州府志有論孫春陽雜貨店的記述。高陽縣志論棉紡工業及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發展及各地市場情況，直敘到其後的衰落。這是工商榮衰遞變的史實。

(11) 章學誠永清縣志對縣衙組織和差役的待遇，也是今日不易找到的資料。

(12) 往昔教育制度的社學、義學、書院、學田、科舉應考生的旅費等，也可從方志查考。

(13) 風俗、節日、寺院、壇觀、碑碣、古墓，在方志中均有豐富的記載可資考證。

(14) 少數民族如苗、獠的風俗，方志記載也很可靠。

(15) 歷任地方官的姓名、科舉名錄，更是考證上的極好資料。

從這些功用看來，方志確也含有一部份地理資料。乾隆四庫全書把它列入史部十五個子目之一的地理目，便是這個原故。到此，我們也要敘一敘方志的起源。有人認為漢袁康的越絕書，晉常璩的華陽國志是方志鼻祖；但那偏重地理性的圖經更可算是方志的前身。考據起來，由隋煬帝詔令天下各郡上呈當地風俗習慣及地圖，唐代令各郡每三年呈報人口一次，宋代又令潤月的年份要編圖經上呈朝廷，皆是圖經進展的實跡。宋代的志書已增列人物藝文，但遺存的很少。元代創編一統志，明代修纂一統志，因而徵求各省志書，方志的型態漸成一格。清代方志大盛，民國繼續修纂，有些省區曾急迫的限令於六個月內完成，內容自然就不免浮濫的譏評，所以刊本雖多，選讀的時候還須思量一下。本社致力於影印中國文史社會科學名著有年，此次選印的方志叢書，是完全依循前面所述的觀點，精選善本影印發行。更進一步，倘若國內外人士藏有孤本，本社願收入這部叢書，以貫徹素來發揚中國文化的精神。

中華民國五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何光謨謹識於成文出版社

李元仲先生撰修

寧化縣志

同治捌年重刊

汀城十字街
李中和軒藏板



前駐日公使内務大臣吉田氏

重刻宣化縣志叙

器色走曷昉二于周官小冑
外冑所掌眡班氏出十走而
變踊出纖細必具其大細則
目稽衡里觀民倍見治化出
畧失也衡里民倍治化開時

而異故百年或數十年必一
損益出整飭出若居室然陋
厥舊而新出目幾其無階陟
雖然亦眡室何如百室皆營
于巧匠殫一心一牛出瘁恢
廊堅緻雪于百年而不可壞

漢出心浮于室就其隙闢而

屈出可也必撤而新出則失
言三曰新材淆白覃思間曰
古物湮是故方新而繼也無
宣仍厥舊明以來若肅氏武
乃走韓氏朝邑走留瘁于一

心一牛而不可以佗匠獨火
者而李氏元中宣化縣志宣
為出殿自國初三韓祝公
文都梓行出二百年來無就
其隙闢出者不可謂非屈出
者出弛而二百年來閑人事

紛擾尚獲覩其蹟擗于骸殘
剝蝕出餘則猶幸無焚而新
出者也歲丙寅沅曆斯邑事
積先生書于邑人本窮措而
得謀出少尹華君小初
鳩工鏤版以永其傳少尹董

其事甚多踰歲乃成事是殫
也不萌謂居出者出克勤曰
形肖出弛而方出買二焉
獄而新出曰蹈夫所謂三矢
焉者何言辨抑沅出不克就
其隙闢出雖不免于而先

生出蹟擗藉是曰永傳後出
言心于闢其隙者猶曷稽夫
道里民偕治仁班二也則沅
少尹太不為無助云
同治八年五月攝理宣仁縣
知縣湘南蔣澤沅叙

邑志引言

聞之天下郡國萬城惟秦中
諸邑志為善皆其鄉漢陂槐
野苑洛涇野對山諸先生為
之秦固稱天府百二其時方
盛平民不覩兵革郡邑諸長

吏不以錢穀考成無盜賊徵
求攫其慮得一意長養教化
植人才美風俗久于其官政
成則與二三大夫耆碩從容
載筆纂定一書皆自言其所
得其地則古帝王將相聖傑

都會發跡之區而為之者又
皆貫穿百家亭育經史精思
博聞之士則其誌為天下獨
擅固宜自予承乏甯化暇時
索閱舊志恠其拙率蕪濫思
有以易之未遑也幸值

今天子偃武修文彙徵海內新志
編為一統全書乃甯志荒略
無可采擷而功令限迫不
敢緩期黽勉撮錄舊紀解投
志局意殊不自慊因進諸生
謀所以新甯志者諸君因言

本邑有耆舊李君元仲者隱居百里外土室不入城市者四十年向嘗纂有私志未行世子聞而欣然肅書端人懇求艸本李君不自秘輒出稿相示予得繙閱其書盡改舊

志面目視他志亦別為一體分土地人民政事三卷為大綱其目則四十有四其於沿革建置利弊損益美惡盛衰靡不羅縷洞貫窮溯本原苟達支委即一邑之故回翔敷

歷于天下古今之所以得失成敗俾曉然於治亂所由生反覆闡揚備深懲勸意以此為當代夏商之鑒甯陽直社寄焉爾也此固非一人一家一事之書直謂古今天下所

公共比諸秦中固自有意義也即

聖天子王公大人采而披之當憬然于休養生息聚訓之難力去虛名而崇實惠豈惟甯安將天下舉安志其不虛作矣

乎不揣即其原本增芟十之
一二遂引其端如此

康熙二十二年秋九月

文林郎知甯化縣事功加正一
品仍帶餘級三韓祝文郁撰

候官王逸書

甯化縣志序

康熙二十二年癸亥

皇上誕敷文教允廷臣請纂修一統志

先檄直省所在胥司呈稿彙進下史

局間山以里道不合屢煩

嚴旨切責一時奉行期迫多因仍固陋

甯化縣志序

一

太史公云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

以矣 泉上李元仲先生舊李通儒

魚海內人文碩果不交州府耆民十

李翁甯化令 河台束書載幣以邑

志請先生先生辭以再數請適可書

未就而河台遷去及審就翁令 王

台急欲梓行又不果介

煥章祝使君蒞甯三載政通人無好

文篤士一見是編而歎曰此非一邑

一家一人之書而天下古今所通共

之書將以副

功令詎來者非我其誰任僉謀於李博

甯化縣志序

二

譟君及邑之紳士以咨咸肆是舉度

工選匠不數月而刻告成多得俯昔

卒讀信哉祝使君所謂天下古今所

通共之書而非一邑一家一人之書

也甯雖望邑志殘缺者將百李發凡

起例非胥故府只因也摛詞辨體非

育羣材足藉也先生以一心一手經
營數千率以事無飾言無函筆識其
大者舉一端而古今上下治亂倚伏
之故無不詳盡一論而源流升降補
救損益之計無不備識其小者而止
似里道止陵陂澤岡巒岩壑掌指縷

甯北縣志序

三

分離狀可數斯固釋法顯之所不能
既其詳核鄴道元之所不能爭其奇
麗者也後有伯卷篋以加吳興以上
冊府備

乙覽有餘安能不亟謀所以廣其傳
顧郡縣事坐冗雜錢穀刑名之司日

校過不暇視邑稟廢興無關緩急
育意修舉而或所往非所賢所賢非
所遇盡以淵零遷固之筆使名區勝
蹟魁人傑士湮沒而不得傳者何可
勝計祝使君以爲是舉也固甚慶
國育人焉得以一邑之書見於天下

甯北縣志序

四

又得毋嘆息焉國育人焉而僅以
一邑之書見於天下也汀州府志之
缺夫五十餘載

郡伯左台鄴公賢大夫也雅意重修
將耑車延先生論定今先生夫遂
吳年八十有三猶莫假縵便獲見成

書推廣一邑者及於一郡以一郡者
漸及於天下先生將無肯意夢多受
業先生六門何敢附游夙一變以贊
特歡

祝使君任事以決而識政之大也故
記一言於簡端

甯化縣志序

五

康熙二十三年九月

整飭甯夏河內河東道督理糧儲鹽
法事務陝西布政使司參政長汀

黎士弘序



曾定恩參蔡其聰書

甯化縣山川學宮全圖

